

| 一九九六年费米娜文学奖获奖作品 |

[法] 热娜维芙·布丽扎克 著 赵英晖 译



单身妈妈的 周末

Week-end de chasse à la mère

Geneviève Brisac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UNDRED FLOW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法] 热娜维芙·布丽扎克 著 赵英晖 译

单身妈妈的 周末

Week-end de chasse à la mère
Geneviève Brisac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单身妈妈的周末 / (法) 布丽扎克著; 赵英晖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500-1439-8

I. ①单… II. ①布…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5356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14-2015-162

原著名: Week-end de chasse à la mère, 著者: Geneviève Brisac

© Éditions de l'Olivier, 199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 330038

书名 单身妈妈的周末
著者 [法] 热娜维芙·布丽扎克
译者 赵英晖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丰林 闵唯
特约策划 王雪纯
封面设计 汪佳诗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9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80 元
书号 ISBN 978-7-5500-1439-8

赣版权登字: 05-2015-27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Week-end de chasse à la mère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我们走在夜色里，欧仁尼奥问。离圣诞节还有两天。

我说：“考拉、松鼠和水獭。喜欢考拉，因为它的爪子抓在桉树干上的姿势，还因为它和袋鼠是邻居。喜欢松鼠，因为榛子。就像我常说的，它捧着榛子的画面多美好啊。喜欢水獭，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读起来既难听又动人。因为水。”

我撒谎了。更确切地说，他的问题令我想到的是一只猯猯似的动物。

我的身体和胳膊形成一个无形的把手，欧仁尼奥已经把他的胳膊塞了进去。他神色忧郁。

“你觉得伊丽莎白女王幸福吗？”他喃喃道。

谁跟你提起这个戴帽子的老古董了？又是你爸爸吗？气量狭隘的驳斥险些脱口而出。然而我还是克制住了，说：“我觉得，够幸福的吧，但她的孩子们令她

失望。”

把“失望”和“孩子”两个词并置，是一种毫无缘由的恶毒，欧仁尼奥焉了。

我感到惭愧。

“我们得赶快，”欧仁尼奥说，“迟到了，妈妈，紧着！”

“‘紧着’这个说法真低俗，伊丽莎白女王绝不会说出这种词！”我答道。

伊丽莎白女王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嘲弄的对象、我们的斯芬克斯、我们的替罪羊。

“她生活得不幸福，”我最终这样说，“因为她并不非常希望活得幸福。”

他困惑不解。我想到另一位女王，由于短裤的松紧带断了而冻死雪中，她拒绝从石椅上起身，那里掩藏着她遭受威胁的自尊。我给儿子讲了这个故事。在冰冷的石凳上冻死，是自尊的极致，我指出这一点，并突然对自己借机教育儿子的做法感到骄傲。可欧仁尼奥却讥笑道：“浪漫主义又蒙蔽了你，妈妈。故事根本不是这样的。女王大发脾气，咆哮，暴跳，从王国

里最强壮的男人中挑了十个，叫他们把石凳挖出来，抬回了王宫，累得他们个个流着大汗，喘着粗气。谁也不得私下议论女王丢了短裤。你看，这才是自尊的极致。”

欧仁尼奥比我更接近王室心理。我取出钥匙和玛姬·辛普森^①钥匙夹。玛姬·辛普森，永远的蓝色发髻，那么温柔贤惠。在大楼门厅里，我们听到了鸟叫，颤巍巍的叫声。

它们住在楼梯下通常用来停放儿童推车的地方，因而整个楼梯井里都回荡着它们的练歌声。那是一只巨大的鸟笼，阿拉伯式的花纹缭乱繁复，每当从笼前经过，我都禁不住会说：“欧仁尼奥，你听见天使的音乐了吗？”而他轻微的厌烦，则使我恢复到常态的生活。就像每天早上我送他上学时一样，我对他说：“看，这座房子是巴黎最美的。它很白，很光洁，侧面有花园，铺着砾石，浓密的绿栅栏掩映着小丛的玫瑰，窗户很高，整座房子像一张脸，宽宽的额头，长方形

① 玛姬·辛普森（Marge Simpson），美国动画情景喜剧《辛普森一家》中的人物。

的眼睛。”

欧仁尼奥回答：“你总是说这话：看，听，看，听。饶了我的眼睛，饶了我的耳朵吧。”他的态度很认真。

我们登上楼梯，我在前，他抓着我的后衣襟。我很怀念那段尚在眼前的时光，那时我无视一切劝告，出于对全体医务人员的挑衅，也出于纯粹的愚蠢，把他抱了起来。我想起他刚才对我说的话：“快点，妈妈，我们迟到了。”

“迟到，我们约了谁吗？”我怀疑地问。他笑起来。

“只是想个办法让你往前走，”他有些被自己的放肆吓到了，小声说，“你总说只有榜样才能教育。我们迟到了，这是你最常说的话。”他模仿着我的样子，抻着脖子、噘着嘴、担心地皱着眉：“我们迟到了，快点，亲爱的！”

“可我假期里不这样！”

“我假期里这样！”欧仁尼奥回答，“马上就是圣诞节了，妈妈。我们得快点。我们去哪过节，不会待在

这里你烦我、我烦你吧？人家都有喜欢的家人，我们呢，我们怎么办？”

“先说要紧的，我们吃什么？”我说。

长沙发里一个清晰的声音提议：“麦当劳？”

“我给你买回来，还是我俩结伴去，像情侣似的？”

云霄里的王者^①迟疑了，对如此的温柔感到有些吃惊。

“你去买回来。”一番深思之后，他得出结论。我感到伤心。“好的，亲爱的。你要什么？”

下楼前，我拉上了窗帘，我最终还是把它安在了我们共用的房间里，血红色的窗帘，沉重而庄严，令我想起在剧院工作的时光，它在这里就是为此，为了令我想起我的辞职。看着我们居住的这条狭窄的街，我想，每扇窗后，都有不同的冬夜。在我和欧仁尼奥生活了两年的这套一居室里，有两扇窗。窗外，我们对面墙上，有一小幅画，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那是

① Le prince des Nuées，出自法国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的诗《信天翁》，在原诗中指信天翁。该诗描绘了原本在海阔天空中笑傲风暴的信天翁被水手困在甲板上戏弄的情景。

一幅绿色的画，被一盏小射灯照耀着。它展现的好像是一处风光，大概是一座山崖和一片湖水。看不清，只能看见银色的反光，让人想到那百年一次浮出水面的城。

街上的麦当劳餐厅食客寥寥。进门左手边，坐着紫罗兰。这是我给她起的名字，因为她是个安静的女人。紫罗兰时常会给我讲些什么，这就是她来此的目的，聊一聊。她带着那只不透明的塑料盒，盒子里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竖满了小尖刺。我从不问她吃什么，我们只谈孩子和生活。今晚，她吃完饭，收拾干净，嘟囔着，捡了二十多根吸管塞进她的大包，包里还有塑料勺，随着她的步履颠簸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吸管们将在包里和那些塑料勺子们会合。紫罗兰的存在，没有令我难过，反而给了我安慰。因为她优雅的举止，因为她从不忧伤，尽管她老、穷而且孤独。

我向稍远些的地方望去，橘红色的餐厅里，中央立柱后面，半掩着一张沉思的、愉快的脸，是那个整天在距离麦当劳几米处乞讨的流浪汉。他完完全全生

活在这里，在这里睡觉，在这里一天吃两餐，同样的时间、同一张桌子，就像个寄膳寄宿于此的客人。他正把餐巾纸往脖子上围。

我要了大份薯条、中式酱料和一根吸管，我把给儿子的麦当劳拿上楼。

“放在我脚下，奴隶。”他说。

我还没有脱掉大衣。我不想提那时蜇着眼眶的泪水，也不想提落在他头上的巴掌，不光彩，可我那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薯条打着旋飞了出去。

“你总是捣蛋！”我嚷道。

“只是个玩笑，妈妈，”他结结巴巴地说，“你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你只想着你自己，却假装想着所有人，这样不行，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一个人的，我们俩就像两只死老鼠。”

我想靠近些，摸摸他的胳膊。我想到那些被孩子打、遭众人议的母亲：

“她们活该。太宠孩子，把孩子变成恶魔。”

“不宠孩子，把孩子变成残废。”另一个声音高叫。

欧仁尼奥没有打我，而是在我的肩窝里缩作一团，

我知道他哭了。我们看了《救命下课铃》^①。

“别为圣诞节的事担心，”我轻声对他说，“我都准备好了，一个惊喜，你会喜欢的。”

我边说边熄了灯，留在他身边看他入睡。不能这么做，医生每次都这样劝我。

有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会这样想：只有死去的母亲才不会伤人，只有她们才最温柔、最完美。

事实是，我看着儿子入睡，为了这一刻的美，宁静的一刻，一切翻转的瞬间。我看着他入睡，从容地品味这段时光，如同赏花一样不慌不忙。我这样做，我想要明白。

离圣诞节只有两天了，临睡前我对自己低声念叨。这次我们怎么过这关？

早上起床时，什么声音也没有，四处一片悄然，街上空落落的，整个城市可能也是如此。

① *Saved by the Bell*，美国校园情景喜剧。

“给我买几只鸟。”欧仁尼奥小声说，一边搅拌着碗里的一摊难以名状的恶心东西。

“楼里有金丝雀。”我答道。

“我要我自己的鸟，我来照顾，给它们起名字。”他反驳说，“而且，听不到楼里的鸟叫了，昨天夜里肯定冻死了。”

这样的虚情假意，还有这样的残忍，不禁令我发笑。

“走啊，去给我买鸟。”他又说道，麦片粥以及我脸上显出的短暂平和鼓舞了他。于是我们出发了。

“今天是最短、最冷、最糟糕的一天。”欧仁尼奥虽然这样说，但他的满足溢于言表。“我们到哪去过圣诞节，你说啊，你不是很聪明吗？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我看你一点想法也没有。没人等我们，可怜的欧仁尼奥没有礼物，没有壁炉。妈妈，你为什么离婚？”

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说了最后那句话。不确定。但是我听到了，那是一支邪恶的小调，不断反复着，

如影随形地追着我们跑。

每个街角处的风都很猛，我们把头紧紧缩在衣领里。我们来到多菲尼路，靠近塞纳河边，欧仁尼奥看见一家玩具店，我们走了进去。这与其说是一家商店，不如说是一条幽暗的走廊——我想象着弥漫其中的木头、清漆和琥珀的味道，还有英国的味道。玩具店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候见室，玩具、符号、指示、逼真的装饰画都是如此。我一直这样认为，但从未明确表达出来。不知不觉间，我把这小小的信仰传给了我的孩子。我们的祭坛，是一到十一月十五日便开始为那些大商店增光添彩的橱窗。我们的小小神明，是橱窗里的毛绒玩具熊：一队小兔，身穿淡蓝色或黄色的软料裙子，在圣诞音乐的伴奏中跳起波尔卡、挥起小花束，玩具熊便一边翩翩起舞，一边吞吃小金炉里的橘子馅饼。

多菲尼路的这家商店散发出饱含希望的味道。我的意思是，那是尘土味、蜡味、蛋糕屑味、涂清漆的木头味、旧墙纸味、墨水味和蜂蜜味的混合，令人疑

虑顿消。我怀着找到世界入口——我私下给它起的名字——的希望步入店中。收银台处，一个女人在打电话，谈圣诞大餐的菜单。欧仁尼奥坐在地上，摆弄着万花筒、塔罗牌和纸偶，他还试了试青蛙游戏，游戏机安在地板上，旧得锈迹斑斑，装有大个生蚝壳一样厚的螺钿片，欧仁尼奥手里抓着满把的彩球，彩球可以飞往各个不同的方向，球和纸牌是青蛙游戏的两个重要道具。青蛙太震撼了。留在那儿真叫人舍不得，应该带回家。

“不行，”我对欧仁尼奥说，“家里地方太小，已经有电动弹子台、乌龟、带护城河和巡查道的纸城堡、乐高王宫、抽烟斗的大象、跟小孩一样高的金刚、小型乒乓和几千个其他你离不开的东西，回头再说吧。已经不知道把鸟放在哪儿了。鸟，我们还没买呢。”

我开始用很大的嗓门讲话。那个女人觉出我们都是寄生虫，是让人无法忍受的那种顾客，自认为可以无所不为，甚至可以玩出售中的东西，或者在玩具店里大声喧哗。她挂断了电话，我们其实很怕，像受了

惊的麻雀似的，出了店门。

“你听到她跟她妈妈说什么了吗，她怎么跟她说的？”我问儿子，为了找个话题来掩饰我们的逃亡。他用无限鄙夷的目光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那是她妈妈？我以后写回忆录，题目就叫《看门人的儿子》！”他面色阴沉，字字清晰。

“原来这样啊，你连题目都已经想好了。”我反唇相讥。

我给他讲了卓别林母亲的故事。我们重新上路，彼此紧靠在一起，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是在过桥的时候给他讲这个故事的。我忘了让他看灰色的河水，看对面那棵孤零零地立在岸边的死树。

“他们住在伦敦，”我说，“他的父亲，不知道在哪里。那是个很穷的街区。真正的贫困。卓别林的母亲是个不一般的女人。她立在窗前，给他讲街上的事，街上发生的一切，街上人之所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秘密，她说：‘你看，下面那个人，对，就是那个，一只脚踩进了排水沟，你问他在那里做什么，为什么’

他大冷天还在外面？你问我为什么？好的，告诉你，他妻子把他赶出了门，而且没让他吃晚饭，这样的故事对孩子来说太忧伤了，她把他赶出了门，而且她做得对。他很苦恼，很饿，你接着看，看啊，他进了面包店，他要买个羊角面包。’他拿着一个羊角面包出来了，不是巧克力面包，不是，是羊角面包。卓别林的母亲很擅长这类事情，她有点疯癫，神经不正常，最终被送进了疯人院，也可能是医院，但她懂得观察，这个禀赋，她传给了她的儿子，她教他看。”

“我感到吃惊的是，”欧仁尼奥说，“羊角面包。英国从来没有羊角面包。”

他的鼻子冻得红红的，眼窝也陷了进去，可这并没能使他看起来开心些，他的神情依旧阴郁。我们朝着鸟走过去，一切都应当完美，这应当是完美幸福的时刻，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平安夜。我没有问欧仁尼奥什么使他这样不快，我克制住自己不向他发动进攻。我想起他初来世上的时刻，他被倒提着在我面前晃，我这个产妇一脸惊惶地看着他，心想，我的宝贝，